

卫斯理

木兰花系列小说

21

冷血人

生死碧玉

475
741

黑侠木兰花系列：

生死碧玉

冷血人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洪

封面设计:李平

木兰花系列小说

冷血人

生死碧玉

作者:卫斯理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 呼和浩特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380 千字

1999 年 5 月第一版 199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0000 册

ISBN7-204-03412-0/I·649 定价 14.8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序

自从我的作品在大陆与读者见面，甚受欢迎。从早期的卫斯理系列，原振侠系列，亚洲之鹰系列，浪子高达系列都一一与读者见面，与其最近出版的一套大部头著作“紫青双剑录”武侠小说很受读者的喜爱与珍藏。

“木兰花系列”在出版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。在本书的出版尚在酝酿时，我把本书所构想的一连串故事情节和所塑造的女黑侠木兰花、穆秀珍、高翔等人物一一向编辑讲述。然而编辑的反应却出奇的平淡：现在读者的要求越来越高，本书是否能适应众读者的口味，并没有多大的把握。但可以先尝试两部，看看读者的反应。

我听后并没有对编辑的话耿耿于怀，因为最终将是成功代替一切。

在本书推出不到两个星期，市场反应热烈。木兰花作品在香港已出现断市，台湾“金兰出版社”决定买断这套书的台湾版权，与我合作出版社的编辑在本书成功推出后找到我：“老卫，恭喜你啦，以后你就尽力写好这套书……”。

书中所塑造人物的性格、内心世界、能力……这一切将有待读者去体会、去品味。

“女黑侠木兰花”系列书，在代序也介绍过这一主人翁。虽然木兰花的故事每一个都独立，但是人物却都有延续性，所以故事和故事之间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了解这些关系，更增阅读的兴趣。

卫斯理
一九九二年于香港

代 序

作者倪匡(卫斯理)是个怪人,做事往往出人意表。

他宣布了“戒酒”,但定义是酒可以照饮,不过不要饮醉。

倪匡不懂驾驶,但迷上研究汽车,独自把一部汽车化整为零后再装嵌回原状。他又曾花上几年收集及钻研贝壳,虽然最后意兴阑珊把心爱的收藏卖掉,但他对贝壳的认识已达专家境界。

倪匡的广泛兴趣、过目不忘的本领以及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,使他的作品组织严谨又带启发性,常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倪匡创作近四十年,著有极多作品,散文、杂文、电影、剧本以及各类小说,笔下创奇人物有木兰花、卫斯理、原振侠、年轻人、浪子高达、亚洲之鹰罗开等等。

其中特别是卫斯理人物从七十年代开始深入民心,至今已创作了上百部,成为倪匡笔名,且是畅销的保证,为广大读者喜爱。

卫斯理的小说,是追求脑力激荡乐趣的结晶,它的原创力与丝丝入扣的张力,无疑令人沉醉在整个情节之中,特别是神秘的结局和充满敏捷与智慧的描写更为人注意,使人感受到悬疑、紧张、提心吊胆、有趣、富幻想、具娱乐性、十分古怪……

目 录

冷血人 (1)

生死碧玉 (143)

冷血人

作者 卫斯理

一、诡异白纸 神秘汽车

天慢慢黑了下来，安妮并不着亮电灯，她已看不清放在她面前书本上的字了，她低低叹了一声站了起来，然后又坐在书房一角的一张安乐椅上。

当她坐在她张宽大的安乐椅上时，她像是一头蜷缩在阴暗角落处的猫儿一样，自从木兰花和高翔去渡蜜月之后，老大的屋子中，只有她一个人。

开始几天，穆秀珍还时时来和她一起玩，但是安妮也看出，穆秀珍实在忙得可以，所以好几次，反是她拒绝了穆秀珍的邀请。

安妮决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，但是一个人，住在那么大屋子中，无论如何，是冷清了一些，而当黑夜来时之后这种孤寂的感觉，也就更甚了！

安妮坐了半晌，又叹了一声，站了起来。

她懒洋洋的着亮了书桌上的灯，她的手做什么都是提不起劲来，当木兰花还在的时候，尤其是穆秀珍也在时，从来

也不会有那样情形的。

安妮伸了一个懒腰，灯光将她瘦长的影子，投在墙上，即使是影子，看来也有一点懒洋洋的感觉。安妮慢慢地走出了书房去。

门铃就在那时忽然响了起来。

由于屋子中十分静，是以门铃听来，也十分刺耳，安妮略呆了一呆，她心中立即自然地想到，一定是云五风来了！

一想到云五风的时候，安妮的心中，便有一种十分异样的感觉，刹那之间，她的步伐，但变得轻盈起来，她冲下了楼梯，奔过了客厅。

当她打开客厅的门时，她向着花园，大叫了一声，道：“来了！”然后，她又奔过花园，来到了花园铁门的前面。

当她奔近花园的时候，天色虽然黑暗，但是也已足可以使她看清，铁门外的确站着一个人，但是那人却不是她想像中的云五风。

安妮来到了门前，也看清了站在门外的那人，大约六十上下年纪，身形很高，很瘦，额上有着很深刻的皱纹，他一只手提着一个黑皮的公事包，另一只手，紧紧握着铁门的铁枝，从他的神情看来，他像是有着非常重大的心事。

安妮才一到了铁门前，那人便将手中的黑皮公事包，从铁门中，塞进来。那人的行动，使得安妮吓了一跳，连忙向后跳了开去。

因为安妮从来也没有见过那人，也不知道他抛进来的那

只黑皮皮的公事包中，放的是什么东西，如果那是爆炸品的话，她要是不及时退开，就可能遭殃了！

安幌退出了三尺，那公事包也“拍”地一声，跌在地上，安妮向那公事包看一眼，那公事包落在地上，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

安妮忙又抬起头来，向铁门外的那人看去，只是那人在一抛出了公事皮包之后，便迅速地后退了出去，退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之旁。

安妮忙叫道：“喂，这是你的东西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
安妮在叫着，那人却已打开了车门。

他在打开车门之后，身子已向车中钻了进去，安妮忙拉开了铁门，几前奔了出去，叫道：“喂，你这样做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那人却已关上了车门，他看到安妮向车子奔来，便急急开动了车子，车子发动了之后，他才用一种十分嘶哑的声音道：“这皮包中是一点东西，我听得人说起过木兰花，我想这东西，只有放在她那里，才是最安全的！”

安妮已奔到了车前，一手扶住了车窗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那又是什么东西？你以为你行动那么神秘，我们便会替你保管东西了么？”

可是当安妮一来到车边的时候，那人的神情，更加慌乱了起来，他急急忙忙踏下油门，车子已经向前，疾冲了出去。

安妮在车后跟着跑了几步，她自然无法追得上一辆汽车，安妮气得顿足，叫道：“还有一点，兰花很根本不在家！”

可是，也不知道那人根本未听到安妮的这句话，还是他听到了，但是也不肯停车，终之，车子的速度迅速增加，转眼之间，便没入黑暗中了！

安妮在公路边上，略站了一会，心中又是好气，又是好笑，她回到了花园中，关上了铁门，凝视着放在地上的那只皮包。

她并没有走去拾起那皮包来，因为那人来得神秘，她也不知道那皮包中有着什么东西。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事，安妮也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应付。

她看了片刻，取过了一支竹竿来，挑起那皮包的握手，将皮包挑进了客厅中，放在桌上，然后，她着亮了客厅的灯。

那是一只旧式的黑皮公事包，在皮包的外面，有一个小小的方框，是放置卡片用的，安妮看到，在那个方框中的卡片上，写着“WLEE”几个字。

那可能就是刚才匆匆离去的那个人的名字，也可能是这皮包主人的名字，如果那人就是皮包主人，自然两个假定，可以合而为一。

那皮包有着一柄锁，要弄开那样的锁，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，但是安妮却不是行事那么莽撞的人，她也知道，有一

种爆炸装置，是放在皮包或箱子之中，一打开皮包或箱子的锁，就会发生爆炸的。所以，她看了一会，便奔上了书房。

她取了柄极其锋利的小刀下来。

她一手按住了那皮包，使它不致于移动，然后，她用那柄锋利的小刀，在皮包的背后，划开了一条尺许长的口子。

皮包被划破之后，她已经可以看到，皮包的内部，是许多文件，安妮又小心地将它取了出来，一共是三本，每一本，约有半寸厚。

在那三本文件之外还有一张纸。

那张纸，显然是从一本记事本上撕下来的，上面写着几行字，字迹很潦草，当然也是在匆忙之中写成的。

在那几行字中，至少可以对这件突如其来的事，略有一点解释，那几行字是：“我有着生命危险，为的就是那几本资料，我不会将它们交给追踪我的人，所以只好托你保管，我在别人处听到过你的事迹，花小姐，请你别拒绝我的要求。”

在那字条下面，也没有具名。

安妮笑了一下，她心中在想，那人语气倒是客气得很，可是事实上，他却是抛下了皮包就走的，还会有什么机会拒绝他？

这时，安妮已可以肯定皮包中不会有什么害人东西了，她打开了皮包的锁，看看皮包中还有着什么东西，她看了两三分钟，证明皮包是空的。

然后她将手按在那三本舒成半寸厚的文件上。

她在将那三本文件取出来时，并没有翻开来看过，她只不过看到，文件的封底和封面，全是白纸，如果换了穆秀珍，这时，一定早已急不及待地将那三本文件打开来看个究竟了！

但是安妮却并不急于将它们翻开来。

她将手按在那三本文件上，心中在自己问自己：“这三本文件中，记载的是什么？是军事秘密，是间谍文件，还是什么犯罪行动的方案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自然不是容易的事，首先，得先从那个人是什么人着手，才能够摸出一些头绪来。

安妮有足够的耐性，可以克制着自己，不去翻开那三本文件，而要借此考验自己的推理的能力。她首先肯定那人是一个知识分子。

因为那人的谈吐很斯文，他写的那字条，字迹虽然潦草，然而也决不是只有普通学识的人所能写出来的。安妮还推测他，可是一个科学家。

因为安妮看到他的时候，他的衣着，都是很名贵的料子，但是，他却显然不曾将名贵料子缮成的衣服，怎么放在心上，衣服被保养得并不好。

而这正是埋头科学研究的科学家，不注意生活小节的通病。

已然肯定了那人是一个科学家，那么问题也容易解决得

多了，她微笑着，自己对自己道：“那三本，一定是极有价值的科学文件！”

她一面说，一面已亲手翻开了其中的一本。

她的脑中，已存下了她自己推理所得的主观概念，是以当她一翻开那本文件时，她也预料到，会看到许多方程式和数字。

可是当她将那本文件翻了开来之后，她却不禁呆了一呆，她什么也没有看到——应该说，她在纸上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

她看到的，只是白纸！

安妮呆了一呆，忙将那本文件拿了起来，迅速地一页一页圈动着，不到两分钟，她就翻完了那一本文件，而她所得到的结果是，从头到尾，都是白纸。另外两本，安妮翻得更快。

那两本的情形，也是一样。

那三叠，根本不是什么文件，只不过是三叠自纸，钉装在一起而已！安妮不禁有啼笑皆非的感觉，这算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人在开玩笑？

从那张纸条上的字来看，好像那是三本重要之极的文件，那三本文件的持有人——假定就是那个将皮包抛进来的人——正因为这三本文件，而受着生命威胁，整个事，看来不像是一个无聊的玩笑，但为什么这三本，全是白纸呢

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
安妮只想了极短的时间，就拿起了那三本白纸，奔上了楼梯，到了书房中，她将那三本白纸，放在桌上，然后，打开了一个抽屉。

那抽屉上有很多东西，大多数是装有各种颜色液体的玻璃瓶，还有一盏酒精灯，安妮先取出了那盏酒精灯来，将它点燃。

最简单的，使隐形墨水现形的方法是如此。安妮这时，不相信那三本真的是白纸，她断定上面一定有着用隐形墨水写的字迹，所以她要令隐形墨水，现出形来

但是，当她连续将白纸放在火烘烤之后，她却得个到什么，白纸仍然是白纸。安妮并不气馁，因为她还有别的办法。

她将抽屉中购许多玻璃瓶，一起取出来。

玻璃瓶一共有十六个。安妮记得，木兰花曾告诉过她，这十六个玻璃瓶中，十六种不同的化学液体，可以使任何隐形墨水现形。

安妮耐性地用瓶旁的小刷子，蘸着药水，在纸上扫刷着，开始的时候，她是充满了信心的，但是当试到第十五种时，她简直已没有信心了！

是以，当她拿起第十六种药水来时，她不禁叹了一口气，当然，可能正好是第十六种药水，会令得白纸上现出文字来。

但是，那可能性实在太少了，是不是？

在市郊的公路上，至少有四个驾驶人，都看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他们看到一辆车子，在公路上完全不按照交能规则，在横冲直撞。

这种情形，本来倒也不是什么奇事，醉汉驾车，就是那样子的，公路上的车子不多，几辆车子避开了那辆横冲直撞的车子，向前继续驶着。

后来的车子之中，有一辆车子，在避开了那横冲直撞的车子之后，驾驶人探出头来，破口大骂，当他骂的时候，那辆横冲直撞的车子，突然向他逼近，几乎没有将他探出窗外的头铲了去，那驾驶人连忙缩回了头来，“砰”地一声，车子已撞在他的车上。

那驾驶人从另一边车门，走了出来

这时，两辆车子都停了下来，接着，又有两辆车子也停了下来。车子被撞的那驾驶人，愤怒地叫道：“他妈的，你——”

可是，他的话还未曾讲完，他的身子便突然向后，退了回来，脸上现出极其惊骇的神色来，甚至他的身子也在发着抖！

另外两个驾驶人，在停下了车之后，也都出了车子，他们向那人看了一眼，心中都感到奇怪，他们也忙向那横冲直撞的车子看去！

他们只看了一眼，他们的神态，立时也变得和另一个人样，他们的身子向后退着，张大了口，发着抖，一点声音